

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 编读来往

我们欢迎读者品评本刊文章，或提出有关改进刊物质量的任何建议。请用电子邮件将评论直接发给 [aspj.chinese@yahoo.com](mailto:aspj.chinese@yahoo.com)。编辑部可能按版面需要对读者来信及作者答复做适当编辑。

### 读者评论“战略与空中力量”

沃登上校的这篇大作（英文版 2011 年春季刊，中文版 2011 年夏季刊）文笔极好，有些地方也颇有说服力。但文章也反映出作者不顾史实，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断章取义，得出误导甚至是危险的结论。虽然沃登上校极力表现出是顺便引用克劳塞维茨来辅证自己的论点，这位普鲁士军事家的理论几乎全盘否定沃登的说辞。所谓“空中力量能够并且应当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中文版第 58 页）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漠视，克劳塞维茨早就说过，战争的特征在变化，但其性质——暴力、机会和推理三者互动而形成充满变数的交织——永恒不变。空中力量过去一直是、并将继续在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交织环境中发挥作用。纵观历史，无论是技术或是空中力量，从来没有能改变战争的性质，沃登上校也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未来的战争将由此改变性质。在《战争论》的首页，克劳塞维茨就告诫未来的军事家们不可幻想“兵不血刃的武力”，他说：“善良的人们当然期望或许有某些巧妙战法，不必大肆流血就能解除或打败敌人，他们甚至想象这才是战争艺术的真正追求。虽然听着舒服，却是必须驳斥的悖论，因为：战争充满危险，仁慈犯错将铸成大祸。”（见 On War [战争论]，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75）。而兵不血刃却是沃登上校对未来空中力量的概念的一部分。

沃登上校紧步杜黑、特伦查德和其他一大批空中力量倡导者的后尘，鼓吹未来的空中力量将改变战争本身的性质。这些在历史上就未获得检验的推断，破坏着空军在联合作战环境中的信誉。我在这里谨把那位伟大普鲁士人的话说得更直白些：战争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关于如何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迫使敌人屈从我们的意志。空中力量能够以创新方式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威逼敌人就范，我们也应该对这些方式在联合作战环境中的发挥认真加以探讨。空中力量的倡导者们应该以这个简明的事实——而非沃登上校一派虽用意良苦但充满诱惑的误导信息——为起点进行辩论。空军在联合环境中、尤其在地理作战指挥部层次不占指挥地位，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是地上的陆军或水上的海军，而恰恰是我们空军自己。

Mason Dula, 美国空军少校  
美国弗吉尼亚州 Quantico 海军陆战队基地

我第一次读到沃登上校的名著《空中战役：策划战斗》（The Air Campaign: Planning for Combat）是 1989 年夏天，当时我还是空军学院的学员。年轻的我，奉之如启蒙之作，知道了如何以系统方式思考空中力量。在我早期军涯中，沃登上校的“五环论”一直被视为战略框架，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会感激他对空中力量理论的这份贡献。事实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快速和精确打击特征似乎也验证了作者提出的这种作战方式。空中力量倡

导者们还常常列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的空战，来进一步支持以空中力量实现战略效能。

从初读沃登到现在已然二十多年，阿富汗战争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反极端暴力主义行动将美国拖入长期斗争也已十年；我们体验到，现代冲突比作者在那部大作中全盘论述的战略框架远更复杂和棘手。如今阅读沃登上校发表在《空天力量杂志》的、以更新其“五环论”为主要内容的“战略与空中力量”一文，便觉得空洞。它过于简单和公式化，因为在当今各种冲突中，空中力量只是许多杠杆中的一根。在与恐怖组织争夺民意支持的意识形态领域，空中力量难有正面作为；即便是“精确”使用空中力量，仍难免发生附带损伤，遂致使前功尽弃。用系统方式进行思考是重要的，但绝不可把善于思考的敌人简单地视为一个可以按部就班加以威逼或贿赂、或者仅用空中力量就可一举歼灭的所谓系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世界各地的陆地上奋战的官兵、外交官和援助人员一直在和这些复杂、多变且难以预测的敌人交手，他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验。

孙子的“知彼”警言（了解敌人的思维方式、语言、历史、价值观、烈士观、希望、恐惧，等等）触及到对人性的认知，却正是许多美国人的弱势所在。凭借技术优势夺取战术胜利，常常主宰着空军的思维发展，以致抑制了空军的战略思考。沃登上校的这篇文章，为 Carl Builder 对空军“拜伏在技术圣坛之下”的经典特征概括（见 *The Masks of War* [战争的面具]，[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再添一份注脚。空中力量在天空、太空、网空行动，确为美国在各种冲突中的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然而，要想影响当前敌人的盘算和行为，我们靠的

是联合、联盟和跨机构协同行动环境，在此环境中，空中力量只是“整个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

空中力量当能大有作为，可为主战力量，亦可为援战力量。重要的是，指挥官和战略家必须了解冲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人性认知”，然后方可判断任何简化的战略框架能否产生预期的战略效果。

Jim Dryjanski, 美国空军中校  
德国 Garmisch-Partenkirchen 基地

贵杂志刊登的沃登上校的“战略与空中力量”一文果然不同凡响。如果把沃登上校的五环作战理论拆分开来，我觉得他的许多观点似曾相识。比如，中国军事理论中向有擒贼先擒王、攻心为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反衬切断后方供给的重要性）、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说法，与此文中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但是身处现代高科技战争环境，这篇文章给了我们许多更深刻更清晰更系统化的启示。

首先，作者摆正战争（手段）和未来格局（目的）的关系，认为一切战略必须从结局目标开始，而把战争视为手段，放在最后考虑。其次，作者提出战略必须依次回答四个问题：到达哪里，打击什么，怎样进行，如何退出。然后，作者以系统论将敌人（一个国家、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更小的单位）看成是由五个重心组成的五环，而对每一个重心又可划分出不同的重心。接着，作者提出必须以最小代价（硬杀伤或软杀伤）获得最大收益（最接近结局目标）的投资回报率概念。再后来，作者引入战争行动的时间价值观念（越短越好），并进一步比较并列打击和序列打击的优劣。然后，作者才谈到手段。

作者将手段概括为地面力量、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空中力量

的界定，作者认为陆海空三军都拥有空中力量（或许是避免再一次引起“狭隘的门户之争”？），作者进一步认为真正的空中力量应该“能够针对与战略目标相关的几乎任何重心开展作战”，并且能够同时打击多个重心或者一个重心中的多个关键目标（并列打击能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具备这种空中力量的，首先是空军，进一步可以联想到美军最近《四年防务评估》中所提出的联合海空作战或空海一体战概念。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似乎批评美国空军（空中力量的主要倡导者）在军种之争中不成熟，认为必须通过重塑战略观念和空中力量观念并以此影响决策者，才能实现空中力量的“种种可为”。

感谢《空天力量杂志》登出这篇好文章。

李文忠  
中国江苏

### 读者评论“欲达‘全球力量’，必求全球持久空对空作战能力”

考克思中校的“欲达‘全球力量’，必求全球持久空对空作战能力”（英文版 2010 年冬季刊，中文版 2011 年夏季刊）一文，点出了约束着美国远程空战力量投射的瓶颈，这就是能将力量投射到“相关地区”的那些基地存在着被攻击的软肋。虽然我们在最近的几场冲突中克服了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下一场冲突中我们仍同样幸运。然而作者建议的方案——为 B-1 配备空战能力——并不可行，理由如次。

首先，按作者思路改造 B-1，无非相当于造出了一架放大的 F-15E，虽能携带 48 枚导弹，但自我保护所需的机动能力大为逊色。想象一下，我们把这架“超级突击鹰”派出去，比如派到台湾海峡，和八架苏 -30

格斗。“突击鹰”的雷达并无过人之处，其先进中程空空导弹等也无优势可言。这场格斗的结局不言而喻，B-1 要么落荒而逃，要么葬身海底。不信的话，到 F-15（C 型或 E 型）模拟机上练一遭，把导弹载量设到无限大，看看战果如何。对了，还要把机动转向值设为不得超过 3-G。空对空作战，涉及的因素太多，远非多带几枚导弹就能解决问题。敌人可能就从自己本国的基地起飞，因此无需顾虑距离、载弹量和留空时间。

第二点，我们的库存中并没有很多的 B-1，从中能省出几架来改造成空战型？这对我们的全球打击能力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影响吗？要想反驳我提出的第一点，就必须建造大量的 B-1，才能真正夺得并保持空中优势。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机群数量实在有限。

再则，空对空作战较之于空对地作战，其对机组人员的训练要求远更严格（不妨向多功能战斗机机组人员证实一下）。如采纳考克思中校的建议，B-1 机组人员至少需要增加一倍的训练——这行得通吗？这样做将把他们的（首要）空对地攻击技能训练挤压到什么程度？考克思中校文章的其他部分颇有见地，我觉得遥驾飞机有可能在未来担当空战的主角。不过就现在而言，如何改进针对高威胁地区的前进基地的防卫，才是稳健之策，这要比为 B-1 加装空战能力更加可行。

Paul Matier, 美国空军中校  
美国首都华盛顿